

第一章

天色初亮，一名氣質溫文儒雅的男子穿著輕便的運動服，戴著鴨舌帽，兩耳塞著耳機，從家門口出發，在沒什麼人煙的街道上慢跑。

這是裘弘儒的習慣，享受晨跑時沁入脾肺的新鮮空氣，不只醒腦，還能夠放鬆心情。

進入社區公園的步道，他順著步道跑了一圈出來，正好八點半，他走進公園旁的郵局，花了幾分鐘領了信，然後再慢跑回家。

他租用了郵政信箱，每個禮拜會找一天去領信。因為在他尚未購入現在這棟透天住宅之前，他們一家人沒有固定的住處，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收信，後來雖然有了家，但大多時候都沒人在，再加上一個微妙的原因，所以他選擇繼續租用。回到家後，他將信件隨手放在客廳的茶几上，先去沖了個澡，而後替自己泡了一杯咖啡，這才愜意地坐在沙發上拆閱信件。

他先將保險及稅單的信件擱在一旁，拿起一封未寫寄件地址的橫式信封，信封是清新的淡粉色，隱隱帶著淡雅怡人的香氣，打開後，他拿出裡頭的卡片。

卡片上的筆跡娟秀，寫著恭喜他今年又得到金馬影帝的殊榮，還寫了他獲獎影片的觀看心得，口吻有如好朋友一般，給予他中肯的評價及讚賞，並希望他能繼續創造佳績。

卡片最後沒有署名，只是簡單的寫了日期，畫了一個可愛的插圖。

不具名小姐，這是他對她的稱呼。她的筆跡、用詞、親筆畫的可愛插圖，還有卡片樣式的選擇，都顯示她應該是一名女性。

他已經連續三屆奪得金馬影帝，鮮少男星能與他匹敵，去年因演出一部翻拍知名推理小說的好萊塢電影的男配角，奪得幾個國際影展的男配角獎，將演藝事業推上另一個高峰，身價上億，堪稱華人演員之最，國內外的邀片及代言不斷，被選為最吸金的藝人。

不管他有沒有得獎，只要他有新作品，甚至只是有他的相關新聞或代言、活動，總能收到不具名小姐關心的信件，且這樣的情形已經持續許多年。

一般粉絲的信件都是寄去公司，由員工幫忙整理好再交由經紀人轉交，但詭異的是，不具名小姐知道他的郵政信箱地址。第一次收到信件的時候，他猜想過她可能是瘋狂粉絲，還猶豫是不是該報警，但因為她沒做出任何騷擾行為，也從未提出想和他見面的要求，信件內容不見任何迷戀的字眼，他便任由她繼續來信。沒想到她的毅力驚人，從未中斷過。

身為一個藝人，粉絲來來去去是正常的，他甚至已經感到麻痺，可是不具名小姐卻從未離開過，這讓他覺得，站在舞臺上並不孤單。

特別的是，她信件的內容總能說進他的心坎裡，彷彿她認識他，懂他的想法，而她也絕不會一味的推崇他，他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，她也會提出建議，她就像是他最中肯的朋友，陪伴他經歷了許多挫折及難過。

久而久之，他開始期待她的來信，會繼續租用郵政信箱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她，就怕她的信件無法順利寄到他手中，那會令他覺得有點遺憾。

近期，她寄信的頻率比以前低了很多，這一點令他頗為在意，但她從未在信件裡提過自己的事，他只能自我安慰地想，或許她有其他事情在忙吧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她從沒忘記關心他，已經難能可貴。

油然而生的淡淡落寞令他啞然失笑。究竟是從何時開始，他竟然在意起不具名小姐，簡直不可思議。

裘弘儒低頭看了一眼手錶，時間差不多了，將東西收拾好放回房間後，保母車也已經抵達門口，他便在經紀人的陪同下前去片場。

這次接拍的是一部警匪片，他的角色是一位執意要辦一個案子卻受長官迫害，決意要替自己平反，追查真相的警官，目前進度已經完成了一半，而今天的拍攝地點位於臺北東區，主要拍攝內容是街頭追逐。

封街拍攝的申請早就通過了，他和導演及工作人員寒暄過後開始做拍片準備，讓造型師和化妝師為他打理造型。

等待片場布置完畢前，其他演員紛紛上前和裘弘儒聊天、攀關係。

他在演藝圈人緣極好，因為他個性溫和，待人親切，且演技精湛，工作態度良好，做人也夠圓滑，幾乎是個沒有缺點的人，每個人和他相處後都給他一百分的評價。飾演他夥伴的男演員柯義明搭上他的肩膀，曖昧地對他擠眉弄眼。「鈴木久美子又來了。」說完，他用下巴朝氣質典雅的她努了努，她剛到片場，正拿著甜點請工作人員吃。

一旁跑龍套的演員認同的附和，「她真的很有心，聽說她是為了你才會來臺灣，你演出的作品和出席的活動她都會請日本富商老爸投資。」

「這麼深情，又是美人，真羨慕你啊。」柯義明一臉著迷地說：「如果她喜歡的人是我就好了。」

擔任女主角的演員郭紓容卻不是很認同。「假借自己是貴賓的身分出入，我覺得也是一種騷擾。」

「紓容，妳是羨慕人家吧？」

「柯義明，你少亂說話！」

裘弘儒在兩人吵起來的時候，淡淡地瞄了鈴木久美子一眼。

鈴木久美子，日本富商的千金，學歷高，精通中文，兩年前因為某部入選東京影展的電影而注意到他，進而將他所有電影和電視劇都追完，跨海來追他，因為在他的工作場合出現得太頻繁，也毫不避諱地展現對他的迷戀，搞得業界人人皆知有個日本女人在倒追他。

他不是沒懷疑過，她會不會就是不具名小姐，但是依照不具名小姐初次來信的時間點以及信件內容給他的感覺，都和鈴木久美子不太一樣。鈴木久美子給人的感覺是傲氣有自信的，不具名小姐則是隱晦而溫柔。

「我說，裘師兄，你也該定下來了吧？」柯義明突然說：「你的二弟和三弟都結婚了，就剩你還是光棍，說不太過去啊，而且你人氣那麼高，幾乎把一堆女人都給拐跑了，男人們都怨恨你，這是很罪惡的一件事情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」

忽然又被扯回戰局，裘弘儒回過神，淡淡地笑了一下。「我也很希望定下來，可

惜緣分還沒到。」

「完美先生這麼完美，對象當然要精挑細選。」郭紓容說得認真。

裘弘儒尷尬地掩嘴咳了一聲。「紓容，別再說那個綽號了。」

上次金馬獎，有個演藝界資深大老頒獎給他時，當眾調侃他是沒有缺點的男人，還給了他「完美先生」的稱號，結果居然被媒體大肆宣傳，從此他就被貼上這個標籤了，但老實說他並不喜歡這個稱號，因為這麼一來，他的行為和言語更會被媒體和大眾放大檢視。

「緣分？裘師兄，你相信這種東西？男女之間只有看對不對眼，相處得好不好，這麼簡單，不是嗎？」

「就算再合還是會有很多原因，讓兩個人無法湊在一起。」

「裘師兄怎麼講得這麼有感觸，難道有經歷過？」

裘弘儒淡笑，轉移話題，「義明，導演好像正在找你。」

柯義明回頭看，果然就見導演看向他們這邊，而且遠遠地喊他的名字。「啊，那我過去了。」他連忙一溜煙地跑過去。

裘弘儒看著他的背影，輕輕搖頭，用只有自己聽得見的聲音低聲說：「還不夠穩重呢。」

柯義明雖然年紀輕，但頗有人氣，被影壇視為明日之星，粉絲大多是國、高中生，不過個性稍嫌毛躁不知輕重。他和柯義明同屬一家經紀公司，兩人合作的這段時間，他只有一個感觸，就是他還需要磨練。

「儒，我來替你加油了。」

突然傳來略帶日本口音的女嗓打斷裘弘儒的思緒，他轉頭一看，馬上露出溫和又不失禮儀的標準職業笑容。「是久美子小姐啊，謝謝妳了。」

「這是我親手做的日式點心，想請你嚐嚐看。」鈴木久美子兩手捧著高貴的日式漆盒，打開來，裡頭有多款精致的和菓子。

「謝謝妳的心意，不過我工作時不吃甜食。」

「那你下工的時候再吃？我等你。」

郭紓容實在看不下去了，個性直爽的她忍不住道：「鈴木小姐，這裡是我們工作的地方，請妳不要擅自進來，這樣會干擾到我們，好嗎？」

鈴木久美子在裘弘儒面前溫順得像是傳統日本女人，但一轉頭面對郭紓容，神情瞬間恢復大小姐的貴氣和傲氣。「我是投資人，來這裡監督電影進度，並不算干擾。」

「妳只是掛名，實際出資者是妳父親，不是嗎？」郭紓容不客氣地回道，她說的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實。

鈴木久美子的臉色一變。「我是我父親公司的總經理，當然有權力關心。」

「我看妳只是掛名的吧。」在郭紓容看來，這位大小姐根本就是閒閒沒事幹，才會這麼常出現。「何況這裡有監制和顧問團的專業人士把關，不勞妳如此費心。」

「妳……」

裘弘儒嗅到兩人之間濃厚的火藥味，連忙接過鈴木久美子手中的漆盒，打圓場

道：「點心我就收下了，謝謝妳，還有，紓容講話比較直接，請妳不要在意，不過她說得也沒錯。」

「儒……」鈴木久美子一臉委屈，嘴一癟，彷彿下一秒就要掉眼淚。

「妳出入片場這麼多次，相信妳能夠理解我們精益求精，耗費不少心神，很多細節也是一再討論和更改，妳在的話，我們也不好意思冷落妳，可能會耽誤到進度，妳應該也不希望這樣的情形發生，況且拍片時間無法控制，等我下工說不定已經很晚了，我會擔心妳的安危，妳還是先回去吧。」

一聽他會擔心，鈴木久美子臉上馬上勾起笑容，心花怒放。「既然儒都這麼說了，我會乖乖聽你的話的。」

「久美子小姐果然是善解人意的好女人，那我和紓容也準備要上工了。」最後，他再給她一記招牌的迷人微笑。

鈴木久美子被迷得醉陶陶的，揮手目送裘弘儒和郭紓容走到布置好的場景那兒，為了當他心目中的乖女人，她待沒多久就跟著助理回分公司去了。

「紓容，下次別跟她直接起衝突，她是出資最多的贊助商，萬一她要求導演把妳換角，事情就嚴重了。」裘弘儒低聲提醒。

郭紓容這才意識到自己實在太衝動了，尷尬的微微紅了臉。「謝謝你。」

「不會，小事一件，不要太放在心上。」他微笑。「妳是好演員，工作又這麼認真，要是妳被換角，我會覺得很可惜的。」

「嗯。」她的頭垂得更低了，臉也變得更紅了，還偷看了他幾眼。

輪到他上場前，他將日式漆盒交給經紀人，小聲交代，「處理方式就跟之前一樣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經紀人點頭，低調的將漆盒收走。

裘弘儒整了整衣領，站到導演指定的位置，開麥拉板子一打下去，他的神情和氣質就瞬間進入角色中，成為另一個人。

他無人能比的專業，幾乎不 NG 的傳說，今天依然良好的維持著。

中午休息時間，裘弘儒坐在休息椅上，等待工作人員訂的午餐送來的期間，他打開手機，看到兩個弟弟傳來的幾則訊息，點開來看，都是兩對夫妻曬恩愛的照片和文字，語末都會附上一句「羨慕的話趕快替我們找個大嫂吧」，他不禁失笑。二弟裘杰宇和三弟裘凱翔相繼結婚後，他想著假如他們生了孩子，目前這個家可能不夠大，便向兩個弟弟主動提議要買新房子給他們，祝賀他們成家，結果兩個弟弟堅持要等到他有人照顧才會搬出去，買新房子也不用他出錢。

從那天開始，他們就天天傳閃光照片，想刺激孤家寡人的他趕快找個人定下來。

「身為大哥，怎麼可能因為你們這點把戲就順你們的意。」裘弘儒好笑地關上手機螢幕。「這兩個小子，大概忘記以前他們調皮的時候是怎麼被我修理的。」雖然他一點也不羨慕，但天天看這種肉麻的訊息也是會膩的。

單親的他，滿心都是工作和看顧兩個令人頭疼的弟弟，幾乎無暇顧及其他，如今兩個弟弟都結婚了，確實令他感到欣慰，不辜負去世的母親的期望。

對於感情，裘弘儒向來寧缺勿濫，縱然許多女人看上他溫柔體貼的好男人形象，擅自將他想像成能夠託付終身的最佳人選，但她們並不知道，真正的他絕非表面上這麼良善。

他對其他人的慣性溫柔，純粹只是希望能在工作上無往不利，說他偽善也好，他早已習慣用這種方法應對別人，因為他從小就是用這一套替弟弟們解決他們鬧出來的事情，就連去菜市場買菜，老闆也會覺得他乖巧又會講好聽話，而多送他一些菜或肉。

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，除了家人，他不容易將別人視作自己人，需要時間才能換得他的信任，就像他的經紀人，也是經過兩年多才和他真正交心。至於愛情，因為是在單親環境中成長，他並不是特別渴望。

他真正的溫柔，只給真正擱在心上的人，曾經，他也有想掏心付出的人，但是……錯過了。

想到這兒，裘弘儒不禁閉上雙眼。縱然已經幾年過去，她依然是他心頭的遺憾。

「裘先生，訂的麵來了，這是你的。」劇組工作人員帶著滿臉笑意將裝有牛肉麵的袋子和紙碗遞上來。「這一間麵店很有名，很好吃。」

「謝謝。」他微笑著接過，不經意地瞄到不遠處工作人員的篷子有個眼熟的女性身影，頭戴著安全帽，身上穿著印有麵店店名的圍裙，正在跟工作人員點錢，他瞬間像被閃電劈到，連忙將麵往一旁的桌子粗魯一放，起身跑了過去。

他反常的舉動引起一些工作人員的注目，也有人高喊問他怎麼了，但他完全聽不見，眼底只有那抹身影。

越是靠近，裘弘儒越是不敢相信，居然真的是她，他沒有看錯……她看起來瘦了許多，臉色也憔悴了，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而且，依她的身家背景，家人怎麼可能讓她做這種工作？

他內心一堆疑惑，當看到她點完錢後轉身走向摩托車時，右腳居然是跛的，他胸口刺痛得幾乎不能呼吸。

裘弘儒忍不住出聲大喊，「梁心潔！」

聞聲，她直覺回頭，一看到是他，她的臉色先是驚詫，然後微微發白，接著故作鎮定地轉過頭，不發一語地坐上摩托車。

他不死心，追上前，在她身後再次喊道：「梁心潔，妳不認得我了嗎？」

「……你認錯人了。」她的聲音顯得有些破碎，隨即發動引擎，騎車離開，沒再回頭多看他一眼。

裘弘儒站在原地久久無法回過神來。

依照她的反應，他很肯定他沒有認錯人，但是她為什麼不敢面對他？當年她說還是朋友，真的只是說說而已？

回到麵店門口停好車，梁心潔的心仍是用力狂跳，心情複雜。

附近封街拍電影，很多人去湊熱鬧，但她沒想到他居然是其中一角，還注意到她。

她匆匆地走進店內，將錢交給老闆娘，然後進廁所，扭開水龍頭洗臉，過了好一會兒，當她抬眼看向鏡中的自己時，緊張感才慢慢消退。

鏡子裡的她兩頰微陷，雙眼滿是疲勞，頭髮和皮膚稍嫌乾澀，顯得憔悴滄桑，過去朝氣活潑的模樣已不復存在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了幾歲，走在路上也不會有人因為她的外貌多看一眼。

連她都覺得自己和過去判若兩人，在她的否認下，她相信他會以為自己認錯人了。另一名員工陳曉寧的催促聲突然傳來，打斷了梁心潔的遐思，她趕緊把臉擦乾走出去，幫忙外場的工作。

尖峰時段一過，喘口氣喝口水後，梁心潔挽起袖子開始清洗碗盤，老闆從她背後經過，拍了她的屁股一下，她僵著臉回頭，老闆已經若無其事的鑽進廚房煮備用的湯底了。

剛才在店外打掃的陳曉寧一回到店裡，看到她的表情，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氣急敗壞地左看右看，老闆娘不在，可能到後面倉庫點貨了，難怪老闆又做出這種下流的舉動。

陳曉寧走到她身邊，很有義氣地說：「潔姊，不要再忍了，這次我們直接上法院告他性騷擾，我當妳的證人。」

老闆擺明看梁心潔好欺負，才會老是對她伸出鹹豬手，她曾經因為看不下去，跑去向老闆娘告狀，怎知老闆娘不是責怪老闆，反倒把氣都出在梁心潔身上，對她更加苛刻，甚至把她視為狐狸精，害她也覺得對梁心潔很抱歉。

梁心潔低垂著頭，眼眶微紅。「但是我的身體狀況……不好找新工作，難得老闆願意雇用我，我需要錢……」

陳曉寧很捨不得也很不甘心，不過她目前還只是個夜校學生，幫不上什麼忙，只能勸道：「潔姊，如果有機會就去找份新工作吧。」

「嗯。」梁心潔苦笑輕應。

陳曉寧來到她身旁幫忙洗碗，不想氣氛沉悶，遂轉移話題說：「對了，妳今天外送麵去片場，有沒有見到什麼名人啊？我剛才聽到客人說咱們的金馬影帝也有參與這部片，一堆人擠破頭去看。」

「我被工作人員擋在外頭，哪看得到什麼名人。」梁心潔眼也沒眨地說謊。

「真可惜。」陳曉寧嘆了口氣。「裘弘儒耶，我是他的影迷，如果有機會，我真的好想見他一面，聽說他溫柔又親切，粉絲的要求他都有求必應，可惜老闆不是叫我去外送……」

梁心潔失笑搖頭。「溫柔的人，通常骨子裡是很固執的，沒妳想的那麼美好，什麼有求必應，只是不會拒絕得那麼直接罷了。」

「可是他是好男人排行榜第一名。」

「所謂的好人，只是很會做表面工夫。」梁心潔不客氣地戳破少女的美好幻想。

「嗚……潔姊妳好殘忍。」陳曉寧掩面低叫，「妳是不是對影帝有什麼陰影啊，這樣說他。」

「對啊，為什麼？」

「沒有，只是因為……」梁心潔正要回答，猛然發現不對，怎麼會有男人的聲音？她有種不好的預感，頭皮發麻地緩緩回過頭，就見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她背後，頭上戴著鴨舌帽，身上穿著運動外套，裡面穿著 T-shirt，下身搭配牛仔褲，打扮得很平民，但他的長相讓她頭暈，也不自覺結巴起來，「你、你……」

「你該不會是……」陳曉寧也快要昏倒了，不過原因和梁心潔不同，她是太興奮了。

「噓。」裘弘儒將食指放在唇上，微笑道：「雖然店裡現在沒有客人，但我不想引起外面路人的騷動。」

陳曉寧漲紅了臉，很用力的點頭，並聽話的捂住嘴巴，一雙眼著迷地膜拜心目中的男神。天啊，他剛剛將手指放在唇上的動作好迷人啊，可惜沒能拍下來。

梁心潔深吸了一口氣後，冷靜地問：「先生，想吃什麼呢？空位都可以坐，牆上有菜單。」

沒想到她會是這樣的反應，他皺了一下眉頭，嗓音有些沙啞地問：「妳把我當客人？」

「來店裡的當然是客人。」她朝他露出職業笑容，說得理所當然。

「妳還是不認我？」裘弘儒的口氣帶著幾分不悅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明白你在說什麼。」梁心潔決定裝傻到底。「先生，要點餐了嗎？」

他若有所思地盯著她好一會兒後，隨意瞄了眼牆上的菜單。「外帶一份水餃。」

「好的，請在這裡稍等。」她走到廚房叫老闆。

見老闆出來料理餐點，裘弘儒壓低了帽簷，站在離老闆有一段距離的位置。

水餃起鍋後，梁心潔迅速裝盒，然後提著塑膠袋走到裘弘儒面前。「先生，好了，六十元。」

「謝謝。」他也沒有多加刁難，乾脆地付了錢，又再看了她一眼，便離開了。他是趁著還沒輪到自己戲分的空檔，殺過來這邊看她一下，因為她一離開，他便心神不寧，跟工作人員要了麵店的名片，想確認她是否在這。

陳曉寧偷偷摸摸地來到她身邊小聲問：「潔姊，妳跟他是……」傻子也看得出來他們之間的氣氛不尋常。

梁心潔睜了她一眼。「好好工作，心思別放在八卦上。」

「這時候妳就知道要拿出長輩的姿態。」陳曉寧快被自己的好奇心給殺死了。

「乖。」梁心潔拍拍她的肩膀，又繼續洗碗工作。

梁心潔本以為裘弘儒踢了一次鐵板後就不會再來了，沒想到她居然錯得很離譜。

「潔姊，我可以肯定，妳一定很了解他。」陳曉寧嘆道，望著站在店面對街，那道晚上七點就在守株待兔的身影，他的穿著打扮跟稍早前看到的一樣，只是多戴了太陽眼鏡。「真是個固執的男人啊。」

梁心潔的臉黑了一半，這傢伙什麼時候這麼纏人的？還有，他不覺得晚上戴墨鏡

反倒顯得更突兀嗎？

「我得要下班去上課了……」八卦不能看到最後，陳曉寧感到非常哀怨。

看穿她的心態，梁心潔涼涼地說：「慢走，不送。」

「潔姊，我求妳，明天告訴我妳跟他的發展，好不好？」陳曉寧拉著她的手臂搖晃，可憐兮兮的請求。

「妳不是他的影迷嗎？」梁心潔好想望天嘆氣。

「我是啊，但我從來不會把他視為對象。」她又沒那麼不理智，她和那些擅自稱明星為老公的影迷不是同一派的。「如果他喜歡的人是妳，我很看好耶，妳是個好女人。」

「不要亂牽線，我跟他不是妳想的那回事。」

「但我覺得他的態度很有一回事。」陳曉寧一臉認真地說。

「妳快去上課！」梁心潔板起臉來趕人了。

「潔姊是惡魔……」陳曉寧放開抓著她的手，一臉委屈的脫下圍裙收好，背起包包，對著對街的那道身影揮了揮手後，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離開。

梁心潔強迫自己穩定紛亂的心神，忽略他的存在，盡心投入工作。

她和裘弘儒之間縱然有情誼也早就消失殆盡了才是，他究竟在執著什麼，她真的不懂。

忙到九點多，客人散得差不多，梁心潔開始擦桌子和洗碗筷，老闆娘和朋友講電話講得很熱絡，老闆背對著老婆，走到她背後，她覺得發毛。老闆似乎越來越大膽，這份工作真的適合繼續下去嗎？但是要再找一份新工作，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，她的經濟狀況有辦法讓她撐下去嗎？

「好痛！你做什麼？放手！」

老闆突如其來的慘叫聲將她嚇了一跳，她驚詫地回過頭，就見裘弘儒不知何時來到她和老闆之間，一手擒住老闆的鹹豬手，看老闆五官扭曲、一直哀哀叫的模樣，她可以想像裘弘儒的力道有多大。

老闆娘丟下話筒，邊跑過來邊大罵，「你做什麼？放開我老公！」

「不，我要報警。」裘弘儒的周身環繞著怒氣。

梁心潔難以置信的瞅著他，他的聲音陰冷得讓她幾乎以為認錯人了。

老闆娘氣得拔聲尖叫，「什麼？你這個人發什麼瘋，你是來找碴的嗎？」

老闆痛得滿頭大汗，卻不忘推卸責任，「對啊，這個人不分青紅皂白就攻擊我！」

裘弘儒沉聲道：「我親眼看見你對女店員性騷擾。」

「你有什麼證據？別亂講！」老闆注意到老婆殺人的眼神，喊得更冤枉。

「你們店裡有監視器。」裘弘儒指著店裡的監視器。「我有沒有說謊，調一下監視器就知道了。」

老闆的臉頓時漲成豬肝色，沒想到自己裝來抓小偷的監視器，這時會變成抓他性騷擾的證據。

老闆娘還是不服輸。「那又怎麼樣，關你什麼事了，我們女店員又沒說什麼，你有什麼資格報警？」

「就是說啊，放手啦！」老闆覺得手骨好像要被捏斷了。

裘弘儒如他的願鬆了手，表情仍舊陰鷙。

老闆踉蹌了幾步，好不容易站穩，氣不過的指著他罵道：「我要告你傷……」他突然一頓，不敢再說下去了。

裘弘儒摘下了太陽眼鏡，用充滿魄力的銳利眼神狠瞪著他，冷冷地問：「告我什麼？」

老闆嚥了嚥唇，卻不敢出聲，這個男人感覺很不好惹。

老闆娘眼尖，馬上就認出他是誰，撐著笑臉顫聲說：「這不是影帝裘弘儒先生嗎？抱歉啊，讓你見笑了，我相信剛才只是一場誤會……」

要是和影帝鬧上警局，依照裘弘儒的好形象，大眾絕對是站在他那一邊，到時候萬一這間店經營不下去，他們夫妻倆就慘了。

「是不是誤會，妳我心裡有數，我這次就放過你們，要是再有這種行為，我保證你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」裘弘儒厲聲警告完老闆娘和老闆，一手拉住傻住的梁心潔往店外走，強硬地道：「妳跟我過來。」

「欸？」梁心潔一臉莫名其妙，卻掙脫不了他的箝制。

老闆和老闆娘完全不敢制止裘弘儒當場帶走他們的員工。

裘弘儒將梁心潔帶往一旁的小巷，這才鬆開她的手，卻伸出兩手抵著牆面，將她困在自己和牆壁之間。

她敏銳的感覺到他非常生氣，如果可以，她真想立刻從他眼前逃跑。

「立刻辭掉這份工作。」他命令道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梁心潔難以置信的瞅著他。

「有什麼困難妳告訴我，我們一起解決，總之，我不准妳繼續在那裡上班，等一下妳就告訴老闆妳要辭職。」

依他對她的認識，她不是會對性騷擾忍氣吞聲的人，他只能合理懷疑她是為了收入而忍耐，這讓他更想弄清楚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什麼跟什麼……你、你又不是我的誰，憑什麼……要求我這麼做……」她瞪大眼，但在他指責的瞪視下，她的聲音越來越小，最後羞愧地低下頭。

「沒有任何工作值得妳犧牲妳的尊嚴。」裘弘儒嚴肅地說。

聞言，她眼眶一熱，她也是逼不得已……

他用手輕輕托起她的臉，見她泫然欲泣的模樣，忍不住嘆了口氣，放軟了聲調，

「心潔，有困難妳應該早點來找我的，不必這麼委屈自己。」

「你挺身而出糾正老闆的惡舉，我很感謝，但是……」梁心潔淡然一笑。「我求你，不要同情我，我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。」她用手背抹了抹臉，神情瞬間轉為堅毅。「我的責任由我自己承擔就好。」

裘弘儒先是愣了下，接著若有所思的凝視著她。

她懶得去管他在想什麼，伸手推開他，收起軟弱，挺直背脊，一跛一跛地離開。

他望著她的背影，想起了從前。